

香飘福田

许先尧

这是块福地,溢满着清香,充满了张力。三月的福田有着绚丽的色彩,刚到史家堰,整个福田便尽收眼底。远近高低的田地里泼洒下的一片片金黄,一块块黄绿相间的大毡子恣意地铺展着,大片的平躺在坝上,小片的斜挂在山腰,黄的是油菜,绿的是茶树,此时你不得不惊叹人与自然的此达成高度和谐的韵律。

乍一看福田,也算一个盆地。四周是高山,五龙山、羊耳山、轿顶山相对排列,互相觑视着,护佑着中间“上田”“下田”两个平坝。一条并不太大的溪流自北向南穿坝而过,缓缓打开一个缺口,在水口流入大宁河!

“上田”是场镇所在地,繁华热闹;下田位置略低,散落着农户。良田三千亩,一色黝黑沃土。在这里,我惊奇地发现一个与其它地方不同的现象,在不少乡镇大肆占用上等良田修街道、开发城镇的时候,福田所有的街道房屋都沿山脚而建,甚至一味地努力地向山坡延伸,而平坝里的土地却毫发无损。福田人民也许深谙一个道理:土地就是衣食父母,是孕育一切的母亲。

福田人是在用供奉的心态虔诚地对待着脚下的沃土!

正是仲春时节,众芳齐妍,百花恣放。福田的油菜花算得上一绝,面积大、种植整齐、少有杂色。一地金黄在大地上流淌,把山间装点得富丽堂皇。车穿行在其间,就仿佛穿行在皇宫里,让你一点都不感到寂寞,又有蜜蜂、蝴蝶翩翩起舞,风一吹,油菜还扭动着腰肢摆动起来,花和花在细语,鸟与人在应和。车在街上转过一弯,众人惊呼“好香啊!”一阵飘香扑鼻而来,原来是加工菜油的作坊。作坊就在街上,菜籽的香味散发出来,钻进鼻孔,沁入心脾,整条街都香了。

在福田,老百姓家家都种油菜,全镇有上万亩,产量达到三百万斤。他们说,种上油菜都不会担心亏待自己的味蕾。有了油菜的丰收他们一年就不会心慌!

春天的福田惹人心动,到了夏秋季节,坝子里都种上了水稻和蔬菜,金灿灿的稻谷随风摇曳,稻香拂满大街小巷,更是难得的一景。

殷实的土地是上天赐给福田最厚重的礼物,福田人用智慧和坚韧回报着这片土地。

福田的茶叶很出名,县内县外都有很好的

名声。据说这里产茶的地方主要在塘坊、硝洞一带。

走进塘坊村,漫山的茶树,农家小屋和几小块油菜点缀其间。一整座山,从山底到山腰,全是一行行排列整齐的茶树,随着山包的弧度,一道一道,凸显出起伏的韵律。

这么多的茶树,得益于这里特有的土质。黝黑的沃土,堆积深厚,长出的茶树粗壮、茶叶墨绿,有别处少有的独特口感。

在这里,每一块土地都得到很好的利用,村民们栽上茶树,使之成为了家里的“摇钱树”。

据上世纪带领大家种茶的翁泽琪老人介绍,这里栽植茶树有上百年历史,开始老百姓都自发在自家田园种植茶树,产出的茶叶也大多自家享用。人们逐渐发现他们这里的茶叶与别处不一样,喝起来清香扑鼻,入口醇香绵长,别有风味。于是大家便开始大量栽植逐渐形成规模。为此他也建成了当地第一家制茶厂房。在他的励精图治下,茶厂越建越大,产量越来越高,声誉越来越响。十多年前,他把一手创立的茶厂传承了儿子。随着产量逐渐增大,父子三人一心扑在茶叶事业上。为扩大规模,提高工艺,茶厂开始引进先进制茶工艺,购置先进的制茶流水线,逐渐形成了种茶、制茶、品茶文化一条龙布局。

三月的茶园一派繁忙,绿油油的茶园间,点缀着五颜六色的采茶女,只见她们的双手在茶叶上上下下翻飞,将鲜嫩的叶尖掐下,丢进身前的篾篓里。这些采茶女忙碌着,专注而细心,在外人看来,他们在田间的动作就如在琴键上跳着舞蹈。走进茶园,立于茶树间,茶树仿佛就是一味镇静剂,像我这样喜欢烦躁的人,置身淡淡的茶香里,顿时就安静下来,所有的烦恼一下子烟消云散了。

采茶的女工们一大早出门,她们勤劳的身影穿梭在茶树之间,大半天可以采上七八斤,到下午时候,把采摘的鲜叶送到茶厂,满篓的鲜叶映照着笑脸,换来了满心的喜悦!

茶厂就是一个四合大院,一边是翁老住着的老瓦房子,另外三边便是两层洋楼和厂房。在一楼的制茶车间,几十位工人在流水线前有序忙碌,杀青、翻炒、拣选十多道工序一个都不能马虎。在车间里,茶叶的香味浓郁,先前鲜嫩

的芽尖蜕变成干燥成形的茶叶,我不禁惊叹起原来这么普通的茶叶也要经历这么多精妙的锤炼!

茶香氤氲,雅室而居!

走进二楼的茶室,扑面而来是浓郁的茶香。宽敞的茶室里摆放着茶凳、茶具,墙壁上悬挂着“福田茶香”四个大字,在这里,可品茶,论茶道,也可谈人生。

翁老板四十多岁,雍容祥和,沉着稳健,坐在茶室里,和我们一起泡茶、品茶。他拿出厂里最好的清茶毛尖,不紧不慢轻盈地烧水、泡茶,举手投足间便见其如茶一般的阅历和人生。随着沸腾的开水倒入杯中,杯中的毛尖一下子便浮动起来,在杯中,有的浮起、有的下沉。

他特地泡上毛尖、绿茶、红茶,我不会品茶,抿上一口,舌尖触到清茶,有一种微苦,慢慢细品,又有一丝甘甜和清香。

人生如茶,也不过是沉浮两种姿态。面对沉浮,抿一口清茶,轻轻拿得,又轻轻放下,这就是该有的人生状态。如今他们三父子创立的“渝东第一泡”得到了不少的好评,也赢得了老百姓的好口碑。四十多年的制茶经历,沉沉浮浮,但他们都始终朝着“制一味好茶”而竭诚。在当地他们算得上了响当当的致富能手,但富了的他们心中始终都不忘老百姓。前段时间,正是采茶、制茶忙碌的时节,但因工人不慎受伤,翁厂长立即开车将工人送到万州医院治疗,茶厂也因此不得不停工几天。在他安排好工人赶回茶厂的路途之间,他意外地接到了几个茶农的电话。“这几天下雨,今天刚开天,我们摘了些茶,我们可以少点价钱,茶厂能不能帮着收了?”听了这话,翁厂长顿了顿,二话没说就答应他们,立即联系厂里继续收茶。其实,他又何尝不知道,开天的露水茶根本就做不了好茶,不仅赚不了钱,还会折本。他几次三番告诉我们:“对于老百姓,茶叶是他们的衣食父母,我吃点亏也没关系,但是对茶农却不是容易的,因为这茶就是他们一家的命脉!”

把茶经做到心里,心里装着自已,更装着老百姓。

已过七旬的翁老,一生也是这样践行的。头发已经花白,但一谈起茶来却是那般精神矍铄,四十年的村支书积累了很好的口碑。记得当年老百姓大面积地栽种了茶树,丰收的茶

叶,面临着无处可销的局面,好多的农户准备挖掉辛苦栽种起来的茶树,又改种包谷、洋芋、红苕三大坨。老人看准这一切,急在心里,为了不让百姓的利益受到损失,他想方设法四处筹集资金建立了这个茶厂,二十年一直当成他的事业,并始终为之坚守下去。

翁老站在屋顶花园上,指点着四周层层叠叠的茶树,又指着山边的羊儿山。塘坊土地上,还有上天赐予的优质水源,羊儿山下,一股清流终年不断,滋润着这一山的田地,如乳汁滋润这里的灵山秀水。

“我生在这块丰饶的土地,是这块土地喂养了这里的人们。我们应该好好地善待他们!”每天下午,茶厂都变得热闹非凡。周围百姓中的茶叶都源源不断地送到了茶厂,茶厂专门安排了物流口。夕阳之下,院里排起长长的队伍,看着老百姓卖了新鲜茶叶后眉宇间露出的笑容,翁老感到特别满足。

穿过福田的桥头溪,发源于五龙山下,春夏秋冬节水量不大,但却是清澈无比,滋润灌溉着这片土地。福田,是块宝地,地下全是黑漆漆的优质良煤。曾几何时,这里的煤炭企业富得流油,满街的大型煤炭车在狭窄的街道上穿行而过,房屋、街道全蒙上一层黑色的面纱。良田边的河道也是臭气熏天,令人不得不掩鼻而过。

然而这次第,我对福田的印象却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。随着经济的转型,福田开始了由黑色到绿色的华丽转身!

夜晚,我们沿着滨河路行走,左边小河潺潺,在远处街灯的映照下莹莹发光,对岸是大片的柑橘,隐隐约约黑黝黝的一大片,有橘树花的香味飘来;右边是大片的油菜花,看不真切,但恰好调动你的嗅觉尽情享受,一丝一缕,随着春风飘来。脚下是刚修建的大理石的步道,三米宽,七八里长。静谧的夜,静静地走,三五人,不言不语,岂不是人生一大快哉!

如今的福田,一年四季飘香不断。茶香、稻香,还有油菜的香味,飘散在大街小巷,甜蜜在人们幸福的心里。



高唐

夜雨

谭少华/画



周一荐

岳伦春的诗

在汨罗江畔

那个手摇艾草轻轻呼唤的人不是我
那个提着粽子泪眼婆娑的人不是我
那个勇立潮头击鼓号令的人不是我
那个奋力划桨千帆竞渡的人不是我
那个效仿屈子纵身跳江的人不是我
这一切,只不过是喧嚣浮世的一个个剪影

终将湮没于汨罗江的万顷波涛

水中有天地
水中有日月
水中有春秋
水中有楚国
屈原紧紧抱住这一江大水
就抱住了社稷江山吗
这一江大水紧紧抱住屈原
就抱住了一段历史的忠魂吗

在汨罗江畔,杨柳低下了头颅
一只鹭鸟轻剪波光中的艳影
两千年前的风还在深深浅浅地吟唱
两千年前的云朵还在高一脚低一脚地追逐

我一个人静静地坐在那里,忽有暗香

来

是《离骚》中的百草香吗

时光书

白在白天飞
黑在黑夜飞
一直飞啊
就象夏夜的蚊子,嗡嗡着飞
我一巴掌下去,却
打了几根白发的虚无上

黎明辞

我们在深夜死去
又在黎明复活
那枝头的鸟鸣,南山的鸡啼
总在黎明时分——醒来
谁又能真正长眠不醒呢
父亲坟头长出的小草
正在代替他活在人间



玫瑰花

侯欣辰

有人喜欢“接天莲叶无穷碧,映日荷花别样红”的荷花;有人喜欢“荷尽已无擎雨盖,菊残犹有傲霜枝”的菊花;有人喜欢“人间四月芳菲尽,山寺桃花始盛开”的桃花。而我却喜欢那娇艳欲滴的玫瑰。

它总是一丛一丛的生长着,翠绿的叶片层层叠叠地挤在一起,形成了一个绿色的帐篷。深绿色的主枝有小手那么粗,上面布满了细小的尖刺,这些刺你站在远处是看不见的,但当你想靠近它时,你就要当心被它刺伤。这些刺就像一个个忠诚的卫士保护着它们的主人——花儿。在主枝上还有很多分枝,上面长满了嫩芽,有的耷拉着,有的半展开,像刚睡醒的小姑娘。

当春天悄悄来临,人们还没脱掉棉衣的时候,玫瑰就已经盛开了。那么多的玫瑰,一朵有一朵的姿态:有的两朵挨在一起,形同一对亲密的姐妹;有的低下头,和蚂蚁打招呼;有的高高抬起头,向太阳公公问好。

一阵微风吹过,玫瑰花愉快地跳起舞蹈,发出“沙沙”的声音,仿佛在告诉人们:“春天来了,春天来了!”我爱玫瑰花,因为有了它,春天才更加生机勃勃。

(作者系实验小学2018级7班学生 指导老师:李苗翠)



《鹰嘴岩写生》(中国画)

谭少华/画



神女峰

就想做个识花君

张春燕

黄昏户外散步,周末出门郊游,或者到远方去旅行,只要是置身花草树木丛中,好奇而欣喜地打开手机上的“识花君”小程序,拍花,拍草,拍自己没见过、或者虽见过但叫不出名字来的植物,就成了一项重要的内容。是我认识植物世界斑斓生命的一种快乐途径。

在这世上,识花、惜花、与花相伴,与花为友的人很多。我是其中很不起眼、不足炫耀的一个。然而我愿意用自己简单而诚挚的方式,与这些天然、率性的生命亲近,向这些高洁、可爱的灵魂致敬。

世间的花草,大地上的树木,有着各自不同的生长环境和秉性。它们遵循生命的自然规律生长、繁衍、茂盛,不会迎合人或者别的生物的好恶,按照人的要求来生长、繁衍、绽放。传说中杨贵妃与牡丹花的故事,恰恰说明每种生命都需要找到最适合它们的生存环境。想让它们长得茂盛,想让它们美丽又舒心,就不要违拗它们的意志,而是用心做一个识花君。

除了那些声名远播、娇妍美好、芬芳四溢的花

草外,好些静静开放在山野和地头的花,生长在边坡和田埂的草,我都叫不出名来,它们是我熟悉的陌生花。有了识花君,让我一下子认识了许多不知名或者只是我不知的花草,那些听起来不响亮、不漂亮,却自然质朴的名字——地黄、马兰菊、刺儿菜(小薊草)、一年蓬、花叶青木、银荆、肾蕨……我知道,花草们也不认识我。我在它们眼里,跟所有可以行走、有自己心情和语言的其它动物没什么两样。但这并不妨碍我对它们有一种天然的、本真的喜爱与亲近。

朋友吴君,一个特别爱花的人,举家搬到一套居于顶楼的花园洋房以后,在阳台和屋顶花园上栽植了一些名贵花木。或许爱之过切,用心太多,侍候过勤,不仅水多肥足,还经常把花儿搬来搬去。可花儿偏不领情,陆续死了一些,没死的也开始凋零萎顿。很是伤心失意的吴君,咨询了专家,查找到原因,开始按照不同花儿的生命习性来区别对待它们,该富养的好好呵护,不可娇养的不再胡乱心疼。现在,她家的阳台和屋顶花园,每个季

节都有不同的花在开放。她也时常颇有成就感地将花儿的图片和养花心得在朋友圈分享。

狼不向往旷野森林,就会失去狼性;鹰不渴望浩瀚天空,就会失去搏击风雨的勇气;鱼不游向大江大海而困于泥潭和沼泽,就会失去基本的生机。这个世上,还有许多生命,同样需要我们开启“识花君”一样的程序,去尊重它们,认识它们,保护它们。如对于那些带着各自生命密码的动物们,就要了解它们的生存习性,不让该得到应有保护的弱小生命去独自面对凶险环境,也不因保护过度,束缚过多,让本来需要自由生长的生命,失去了本性与活力。

一切美好的物象,譬如建筑,譬如器物,譬如河流,譬如山川,譬如音乐,譬如书法,譬如画作,譬如梦想,譬如往事,譬如思念……每一样,都有它们需要用心感受的美好,都有它们不可替代的韵味。那些灵动的线条,奇幻的色彩,神奇的构造,动人的节奏,瑰丽的想象,以及耐人寻味的故事,都需要我们带着一颗珍惜的心,去走近它们,认识它

们,欣赏它们。这些在我眼里有着别样姿态和芬芳的“花”,期待着每个人都是谦逊有礼、尊重有加的识花君。

在这物质以几何级数膨胀、欲望以火箭速度飞升的世间,就想做个识花君。至少,拂去纷乱的烟云,暂离喧嚣的困境,还可以与那些纯粹美好、自然率性的生命静静相伴,相互倾听,彼此抚慰,携手同行。

如果人人都当识花君,那么,这个世界,就多多了懂花、爱花、惜花的人,少了漠视、践踏和因不懂所致关心则乱的人;多了生命间的和谐共存,少了无谓的猜忌和纷争。



宁河峡韵